

无可大师

真忠臣、真才子、真佛祖

东方文化

★
新历史小说

姚尚友 / 著

東方出版社

无可大师

姚尚友/著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可大师 / 姚尚友著. -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4 年 5 月
(东方文化·新历史小说 / 黄书元主编 / 张秀平策划)

ISBN 7-5060-1903-5

I. 无… II. 姚…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9824 号

无可大师

作 者: 姚尚友
丛书主编: 黄书元
选题策划: 张秀平
责任编辑: 张秀平
绘 画: 张润世
封面设计: 范晓莉
装帧设计: 陈 岩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装订: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印装
出版日期: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3.25
彩色插页: 20
字 数: 490 千字
印 数: 0,001-8,000 册
书 号: ISBN 7-5060-1903-5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有奖举报电话: (010) 65251359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序

长江经安庆往东四十里，江面顿时宽阔起来，波平浪静。北岸张开一个龙口，形成一脉支流枞川，逶迤向山里隐去。遇着隰湿之地成湖，从青山中穿过则成溪。那龙口亘古以来吸纳长江灵气，枞川两岸承受江水滋润，日光、月华、天风、流云恩泽，桐木葱笼，农田肥沃，鱼肥米白，便逐渐形成一等富贵之地。

密如蛛网的河流终于在一座孤峰独秀的浮山前停住，随遇而安，坐地成为白浪滔天的白荡湖。浮山是枞阳境内赏景的佳处，从白荡湖上看去，景色静幽，宛如浮在水面上，因而得名。山不太高，却也钟灵毓秀，令人称奇的是山上有七十二洞、三十六峰，姿态各异。登上妙高峰，可饱览山色，也可俯瞰江流。历代文人雅士历名山大川，也绝不小觑这座小山，纷纷在此隐居，感受它的灵气，并作为自己精神的栖息地。

山下的四方百姓自明太祖开国后，少于战乱，休养生息，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为感念上苍，就到山上的庙堂祭天拜地，祈祝来年丰收，香火兴盛一时，终年四季，僧尼香客不断，十分热闹。

此地还有一个好传统，老百姓不愁吃穿后，都普遍好读书，无论穷人富人，所谓家家可以一日无米，不可一日无书。浮山脚下以方、姚两大家族为最，有专门的藏书阁，书籍数以万计，供子弟阅读。大家女子不仅习女红，也工诗词。即便是乡野之民，也可看到衣衫褴褛之人荷锄捧书，牛童伏背读书，树荫下老少谈书的绝美景致。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24
第三章	46
第四章	70
第五章	92
第六章	116
第七章	134
第八章	159
第九章	177
第十章	203
第十一章	225
第十二章	244
第十三章	263
第十四章	280
第十五章	298
第十六章	313
第十七章	329
第十八章	347
尾 声	368
后 记	369

第一章

浮山青，枞川长，
白湖秀水出枞阳。
桐子青，桐子黄，
桐子树下望婆娘。

听着岸上的桐子树林里，传来绵长不绝的牛歌，白瑜先生泛舟枞川，捋着银须，不住乐呵呵地笑着。老者是崇祯年间的岁贡。年轻时聪慧不凡，博学广记，品行卓荦。做过云南府推官。晚年寻归大龙山，隐居高尚，诗文娱志。因山下有一石塘湖，人又称石塘先生。

白瑜先生驾着一叶扁舟，快速朝龙口驶来。只见江面细浪如龙鳞，纹样地翻滚。他喃喃地：“地灵人杰，我枞阳发端枞川，这龙口上控全楚，下蔽金陵，天地之气在此汇集，该是出英才的地方啊。”

他不止一次地这么唠叨，他笃信这是个英才辈出的时代，汉唐以降，几朝几世的酝酿蓄积，应该是结出丰硕果实的时候了。因此，他在枞川江口设帐授徒，好比是张网等待着大鱼进网一样。

白瑜先生的寓所自号舒龙斋，绿树掩映，静雅绝尘，能听得到江边轻轻的浪声。现在他带了三件门生，都聪颖异常。三个学生中，数周歧年长，二十岁，字农父，号需庵，博雅好奇。家道较为贫寒，老师怜他酷爱读书，便免其学费。孙临比周歧小五岁，从小失去父母，由哥哥孙晋抚养长大。孙晋是朝廷里的侍郎，慕白瑜先生才名，将弟弟托付在这里。这孙临长得眉清目秀，谈说娓娓，善属辞，晓声伎，能谱曲，吹得一口好箫，而性格却放迈不群。三人中数方文最小，家资殷实。其人格豪放不羁，喜交天下俊彦。三人同学，志趣

相投，又深得白瑜先生悉心指教，学业日益精进。

见先生进来，三人歇了书，站起来向老师施礼。白瑜先生说，适才泛舟江上，在船上睡着了，梦得一条青龙，在船边嬉戏。

周歧打趣地说：“孙临，你就是这日后的青龙。”

方文摇摇头：“先生心中的这条蛟龙，离开我们已经好几年了。”

孙临：“先生想必是想他了，我们也想他。”周歧：“我们四人同学，就数他聪明。”

白瑜先生喃喃地：“他随父宦游京师，不知何时回来。”

二

明天启五年乙丑元旦。明都北京，华灯烟树，户插杨枝。人烟辐辏，冠盖京华。

面街的聚仙楼里，坐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他就是东林党人之后，朝廷职方郎中方孔炤长子方以智，字密之。他面色微白，器宇轩昂，穿着一身白袍，桌旁靠着一柄长长宝剑，显得潇洒出尘。

老板见是个公子哥儿，眼中无人，又见那通身的气派，便知是权显之后，不敢得罪，忙烫了一壶酒，上了几碟小菜，陪着小心：“公子，您慢用。公子如有雅兴，我这新来了个唱时曲的，声调、身段在北京城很难找到第二个了，我就上楼唤她下来。”方以智挥挥手，店老板唯唯诺诺地走了。

方以智斟了满满一杯酒，仰起脖子一饮而尽，面色渐渐红晕起来。他默默地望着窗外一排鹅黄的嫩柳在春风里荡漾，不由生出一段伤感来。

十二岁那年，母亲吴令仪年仅三十而逝，丢下自己和年幼的弟妹，多亏二姑方维仪抚养，送自己到白瑜先生那读书。这几年随父亲来北京。虽然父亲是有意识让自己见见世面，可自己心里总是惦念家乡，想着过去的同学。

日子久了，总觉得自己在北京城无所事事，便到处交朋结友，整日在外喝酒，免不了惹些祸事，回来自然受到父亲的严厉训斥。其实，他也不喜欢这样无聊地打发日子。这些天，他曾向父亲提出回家乡跟白瑜先生继续读书。正当这时候，朝廷里涌起了一股暗流，父亲没日没夜地奔忙，也无暇顾及于他了。

事情还得从左光斗公说起。左光斗是朝廷重臣，位高权重。他和方孔炤同是浮山脚下人，两家相隔不远，一个在白荡湖这边，一个在湖那边，同在朝廷做官，都是东林党魁，交情当然非同一般。

左光斗因扶持熹宗朱由校当上皇帝有功，提拔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他

也因在移宫案中的果决行动受朝臣叹服，东林党人很快在朝廷中得势。

这熹宗年幼丧母，由奶妈客印月抚养长大。熹宗即位后，随即奉客氏为奉贤夫人，而客氏又与宦官头子魏忠贤狼狈为奸。魏忠贤趁此良机勾结外廷官员，与各种势力结成同盟军，在朝廷里形成一股邪恶势力，为所欲为。受东林党人打击的齐浙诸党一看有隙可乘，纷纷投靠魏忠贤，共同对付东林党人。

东林党人是由一些志同道合，以讲学交流学问，清议朝政的朝廷大臣和著名文人组成。对于魏忠贤在朝廷里掀起的浊浪，杨涟、左光斗等大臣毫不退让，上疏弹劾，结果被魏忠贤矫旨革职。左光斗一气之下，在皇上面前弹劾了魏忠贤三十二条罪状，然而魏忠贤还是蒙蔽了小皇帝，操纵权柄，把左光斗赶出了朝廷。

那天下着小雨，天空异常阴沉。方以智和父亲去送光斗公。左光斗骑着一匹老驴，穿件破棉袄，离开了为官十八载的都城。

父亲上朝回来后，更加沉默少语，经常深夜出门，天亮前回来。他知道，父亲和范景文诸大臣正在营救杨涟、左光斗二公。然而形势却越来越糟，不断地从父亲嘴里得知父亲的一些老友被削职、逮捕的消息。父亲这些日子明显地苍老了许多，也已预感到了自己在朝廷里来日无多了。方以智小小年纪就体会到朝廷不仅是一个受万方仰拜的地方，而且也是玩弄权术的阴谋家的乐园，做官也并非代表荣华富贵。他愁闷极了，就想从父亲那里得知一些情况，遭来的却是父亲严厉的呵斥。两人在一起，就渐渐少了往日的生趣。他觉得无聊，又仗剑在街上溜达，喝酒解闷。

沉思默想的当儿，一老者操琴领着一个标致绝伦的姑娘来到方以智跟前。琴弦婉转，啼莺般的歌喉开始在方以智耳边响起：“参差烟树霸陵桥，风物尽前朝。衰杨古柳，几经攀折，憔悴楚宫腰。夕淡闲淡秋光老，离思满衡皋……”方以智心知这唱的是宋人柳三变的《少年游》，他知道这姑娘从心里厌恶纨绔少年，故拿浪荡词人的词曲讽自己。方以智也不生气，倒是佩服这姑娘还有些见识。他摆了摆手，给了些银两，那老者收了琴，千恩万谢地带着姑娘准备走。这时，却进来了一班邪狎子弟，见是个如花似玉的姑娘，便如同苍蝇见了血一样，一齐围了上来，挤眉冷眼，百般挑逗。为首的一个胖子在姑娘脸上捏了一把：“脸儿挺嫩呀，带回去，我倒要好好听听。”那姑娘顿时花容失色，躲到老者身后。老者只好连连求饶。胖子一掌将老者击倒，然后将姑娘一把拽过来：“带走！”手下人推搡着姑娘往屋外拽。那姑娘欲哭无泪。

方以智喝完最后一杯酒，将酒杯掬在地上，拔出剑，声如洪钟：“慢！”众人愣住，胖子回过头，上下打量着方以智，脸上露出狂傲的神情，他竖起大拇指正欲炫耀自己的身份，方以智管你是哪路的狗屁大爷，一剑砍削过去，胖子的两个指头顿时掉在地上不住地跳着。手下人围了上来，方以智不由冷

笑：“老子心里受了多日的气不得出，不期碰上你们几个送死的，来呀。”他拉开架势，舞起剑，如虎啸生风，寒天雪地，围观的人见得呆了，手下人连忙扶起胖子落荒而逃。

方以智收好剑，扶起老者。老者连忙叩头称谢。方以智望着惊魂未定，脸上似杏花带雨的姑娘，心里不禁生了几份爱怜之意，忽然多出一句话来，他微笑着问：“姑娘叫什么名字？”

姑娘含羞地：“小女子叫周颖侯，感谢官人救命之恩。”

方以智点头道：“颖侯姑娘，快扶你父亲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

周颖侯担心地：“我害怕他们在路上纠缠。”她又哭了起来。

方以智：“他们这伙人要欺负你的时候，你就说和朝廷方孔炤家是亲戚，他们就不敢把你们怎么样了。”

“谢谢方公子。”周颖侯朝方以智鞠了一个躬，然后搀着父亲慢慢往外走去。方以智痴痴地站在那，望着周颖侯楚楚动人的背影。这时，周颖侯突然回过头，朝方以智深情地瞟了一眼，径直走了。方以智不由心跳耳热，心摇神荡。再抬头欲看一眼，姑娘扶着父亲却已消失在人海里了。他稍感有些失落，收好剑，无精打采地在街上溜达着。

“密之弟，大事不好了。”史可法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史可法是左光斗的学生。东林党人常在方以智家召开秘密会议，史可法就充当联络员，他比方以智大十岁，年纪轻轻，就在朝中任职。方以智与他志趣相投，常以兄长敬之。方以智看史可法脸色，情知此事与父亲有关。他抓住史可法的手，连连追问，果然，史可法说左光斗公的案子已牵连到他父亲，父亲也被削夺官诰了。

方以智点点头：“我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的。道邻兄，这次，我真的可以回家了。”

傍晚时分，方以智父子俩收拾好行李，便被勒令离开都城。行至城南报国松下，老友吏部侍郎范景文已在那恭候多时。方孔炤望着千年古松，喟叹不已：“报国松，报国松，报国大臣却被一个个被赶出朝廷。唉，鸾鸟凤凰，日以远兮；乌鹊燕雀，巢坛堂兮。”声调悲愤激越。

范景文握着方孔炤的手，只得好言相慰：“老弟，多保重。朝政混乱，回到家乡呆些时日也好，千万可别泄气。”

方孔炤说：“范公，以我个人而言，这是一种最好的解脱。但我却眼睁睁地看着东林党人完了，我大明江山就要走向末路了。”

范景文：“老弟，你放心，只要我在位一天，我就和他们抗争到底。回去后，代我向左公问好。我盼望着你们二位早一天回朝廷共事。”

方孔炤望着白发苍苍的范景文，关切地：“范公，你可千万要谨慎啊。”

范景文有些伤感地：“命不足惜，可为了社稷江山，大家各自珍重吧。”

不远处，史可法与方以智也在互道临别之言。两人走了过来，方孔炤特地叮嘱史可法要多跟范公联系，随时注意魏党一举一动。史可法连忙应是，并表示自己官小位次，还没有被魏党盯上，行动比较自由，一定想办法来营救东林诸公。

范景文望着英俊的方以智，叹了口气：“真是个奇异少年，可就是生不逢时啊。”

方孔炤道：“犬子这几年在北京狂放不羁，这样也好，回到家乡能好好约束管教。”

三

方以智祖上原在池洲，太祖逢辰公一日游江北，顿觉浮山是一片清幽之地，便举家迁到山脚下。曾祖父方学渐是个乡贡士，精通医道，为人治病，融贯诸家，阐明性学，自成一家言。从祖父方大镇起，方氏家族开始发达起来，他担任过万历朝大理寺左少卿。晚年隐居白鹿山庄，专攻《易经》、《礼经》，并讲学首善书院，育有一子二女。儿子方孔炤很有出息，在万历四十四年中了进士，不仅在朝廷做官，同时还学问不辍。大女儿方孟氏知书达礼，现远嫁山东济南，做了济南守备张秉文的妻子。二女儿方维仪更是淹贯经史，能诗及文，堪称丹青高手。方家秉承先祖遗风，白鹿山庄充盈着浓浓的书卷气息。

白鹿山庄掩映在浮山脚下的绿树丛中。这是一座十七世纪的中国乡村别墅。林木参天，庭院通幽，静雅别致，古色古香。那高高翘起的屋檐在春天的日光中熠熠闪亮的就是方以智二姑居住的清风阁，遥遥相对的是大姑方孟式出嫁前居住的纫兰阁。穿过一座桥，靠鹿苑旁边有一处轩堂大院，这就是方以智母亲生前居住的黼佩园。鹿湖边还有一个山庄，方以智祖父方大镇就住在这里，现在到山上给曾祖母守庐墓，因而那一大片屋子无人居住。

要说起方以智的二姑方维仪，四邻八乡无人不叹，海内诗界无人不晓，德才诗画俱佳。

还在少女时代，她就对李清照心向往之，只是恨自己为什么不是个男子，在世上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人们经常可看到鹿湖边一个绝色女子在晨风里读书的情形，还能看到她和姊妹弟媳在园子里吟诗作赋，爬上妙高峰描画不倦的飘逸神采。

十七岁这一年，她嫁给了当地姚氏大家族的少爷姚孙荣，当地缙绅都夸

他们是天作地合的一对。可是好景不长，这位少爷苦读而劳疾，不久就一病不起。方维仪的苦难从此开始，虽然没日没夜悉心照料，煎汤熬药，可丈夫还是撒手西归。次年，生下一遗腹女又不幸夭亡。方维仪在不断的打击面前，痛不欲生。可气的是，姚家人还在背后数落方维仪八字硬，丈夫是被克死的。这对于才高气傲的方维仪来说，比死还难受，她感到命运对她太不公平，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她于是不吃不喝，只求速死。

方以智母亲吴令仪得此情况后，连夜赶到姚家。方维仪见是娘家来人，不由得泪如泉涌。令仪说：“二姐，今几个我是接你回家的。你可不能自暴自弃。你弟弟孔昭宦在外，常年不在家。三个孩子我照顾不过来，家里需要你。回去后，要是寂寞，我们可以在一起吟诗作画。二姐如不嫌弃，就收你这个弟媳为学生吧。”方维仪抱着弟媳哭了一夜。

方维仪又回到了清风阁，姑嫂在一起织纴之余，唱和不绝，度过了一个个快乐的日子。谁知，好景不长，一场大病夺去了吴令仪年轻的生命。临死前，吴令仪对方维仪说：“二姐，看在我的份上，你就把这三个未成年的侄儿当作自己亲生养的，把他们教养成人。”说完，就闭上了眼睛。那一年，吴令仪才三十岁，方维仪抱着吴令仪哭得死去活来，从此发愤做清风阁女师，教导侄儿侄女。

一晃多年过去了，方维仪如母亲一样呵护方以智和弟弟方其义、妹妹方子跃。对他们的功课要求非常严，几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方以智年龄稍长之后，方维仪感于他有些玩劣，就亲自送他到白瑜先生那里读书。这些年，他又随父亲到了北京，她心里没有一天不牵挂着他，自从左光斗公被贬回家后，她就隐约感到一场风暴就要波及白鹿山庄。近段日子，她老是像有块石头压在心里。

下午，方其义是书法课，方子跃是描绘课。她站在窗前，老觉得心绪不宁，望着已经成人的侄儿侄女，才顿感自己已经人到暮年。她悄悄来到织布机旁，感于积年郁积，忽然备感世事多艰，便援过纸笔，即吟一首《伤怀》：

长年依父母，中怀多感伤，
奄忽以将变，空室独彷徨。
此生何蹇劣，事事安可详，
十七丧其夫，十八孤女殇。
旧居在东郭，新柳暗河梁，
萧条下霜雪，台阁起荒凉。
人世何不齐，天命何不尝，
孤身当自慰，且免摧肝肠。

.....

还未吟完，女佣陈妈进来禀报，说先生就要到家了。方维仪暗暗吃了一惊，随即就恢复了常态，连忙吩咐陈妈备饭，陈妈领命下去了。方维仪揉揉太阳穴，先前的一些传言、猜想都已证实了，这不是明摆着与光斗公的案子有关涉吗？她抬着沉重的脚步又回到书堂，对其义、子跃兄妹说：“放学吧。呆会儿，你父亲和哥哥就要到家了，高兴吗？”兄妹俩脸上并无喜色，反而一丝惊慌。

方维仪反问：“怎么，你俩不希望哥哥密之回来？”

方其义：“他喜怒无常，我和妹妹都怕他。”

方子跃说：“他一回来，我们都不得安宁了。唉，混世魔王回来了。”

四

春天，芳草碧连天，群山隐约。官道上缓缓前行一辆大车，朝浮山驶来。车上，方孔炤显得愁眉不展。方以智望着田里劳作的衣衫褴褛之人，不禁感慨：

对酒即当倾，
何日庆太平。
今幸五谷成，
但有天子圣且明。

.....

他忽然长啸起来，惹得农人都停下手中的活计朝大路上望着。

方孔炤厉声予以制止：“智儿，不可胡来。”

夕阳在山，映得山庄都在火红的霞色里。大车缓缓进了庄园。下人纷纷出来迎接。

方以智跳下车，飞奔上了清风阁，扑进了方维仪怀里：“二姑，想死我了。这些年，我随父在京，心里没有一天不念着二姑。”方维仪抚摸着方以智，仔细端详：“瞧，都长成大小伙子了。”说完，涌出两行清泪。

坐定之后，方维仪就开始急切追问方以智父亲罢官缘由。方以智避而不谈，却反问：“光斗公在家可安好？”

方维仪：“左公暂时闲居在家，朝廷还没有找他的麻烦。他母亲年岁大

了，他就在家做些农活。前些日子我去看他，他在缸里浸稻籽。”

峡谷里传来布谷鸟的阵阵叫声。

方以智：“二姑，说起栽秧，我想起来了，左公前些年奉皇上之命巡视屯田，把家乡的水稻种子带到京郊种植，现在北京也能吃上白米饭了。在这之前，北京人还不知道水稻为何物呢？”

方维仪：“好了，智儿，现在我问你，你父亲被罢官是不是因为左公的案子？”

方以智想了一会儿：“不全是。更重要的是他们东林党人为了大明江山，而遭逆阉暗算。”

方维仪神色凝重地：“智儿，你应该如实告我。”

方以智不敢隐瞒二姑，详细述说客魏集团利用齐浙诸党打击东林党人的经过，以及本乡人阮大铖罗织黑材料捕杀东林党人的事实。

方维仪问：“智儿，你父亲在其中到底起多大作用？”

方以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诸大臣常来我家开会，我和史可法大哥就在外放哨。”

方维仪的脸色显得有些难看，她挥了挥手：“智儿，我累了，你也一路劳顿，快去休息吧。可没见你父亲来，大概是躲着我呢。”

方以智边走边说：“听父亲说，他呆会儿就过来。”

方以智走后，方维仪不停地在屋内踱着步，她心里明白，事态已经相当严重，恐怕更大的风浪还在后头呢。

凭着方氏家族历代受皇恩沐浴，凭着自己在东南诗坛的才名，她决定给熹宗写信，她坐到桌前铺开云笺，轻蘸羊毫写道：“臣桐城方维仪奏禀皇上，方氏族累世受国恩，愚弟职方郎中方孔炤请剑有心，倾葵无路。今我皇上诛凶剪逆，黜贬褒忠，然愚弟绝无忤逆之意，伏惟乞求臣约束愚弟在家闭门思过……”

方孔炤进来给姐姐问安，寒暄之后，见桌上是刚写的奏疏，他摇了摇头，顺手撕掉，扔进了纸篓。

方维仪抖动着嘴唇：“我不想我方氏家族惹来杀身之祸。我已料到客魏不会放过你们东林党人的。”

方孔炤：“你给皇上写什么奏疏，他大字不识一个，只会做木工活。这奏疏要是落到魏忠贤手里……”

方维仪：“我这不是瞎急吗？唉，你们父子俩都一样，冒冒失失，口无遮拦，不惹祸事才怪呢。”方孔炤喟叹：“可悲呀，照此下去，我大明江山社稷不保啊。”

方维仪：“我不管这些。从今往后，你就老老实实在家呆着。”

五

春日融融。乡下的空气清新，甘冽、湿润。方以智昨晚一夜好睡，早晨起来顿觉神清气爽，操起剑来到鹿湖边就舞了起来。方其义、方子跃弟妹捧着书躲在树后拿眼偷偷瞟着。方以智高兴地招呼着：“弟弟，妹妹，快过来。”俩人像受惊的兔子，连忙朝树林子里奔去。方以智大喝一声：“站住！”俩人跑得更快了。

方以智三步两步赶了上来，用剑挡住了去路。弟妹俩定在那里，把脸背了过去。

方以智：“跑什么？我又不是老虎。”

方其义：“你比老虎还厉害十倍。”

方以智笑了起来，显示出几分成熟。他突然地：“弟弟，妹妹，我从北京带回了一架望远镜。走，我带你们看看去。”

弟弟妹妹俩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当看到哥哥脸上一脸的真诚时，俩人不禁喜出望外，随方以智朝居住的泽园奔去。

兄妹三人从未如此亲密过，一齐将望远镜架好。

方其义：“哥，望远镜是做什么用的？”

方以智：“看很远的东西如在眼前。”

方子跃：“哥，这东西从哪儿来的？”

方以智：“我让父亲从西洋人那买来的。”

方其义、方子跃爱不释手，轻轻抚摸着。

夜晚，群星闪烁。方其义、方子跃透过望远镜望着遥远的星空，充满了兴奋和惊奇。薄纱似的云层阵阵从天际掠过。

“哥，天外是什么？”

方其义：“这还用问哥哥，天外有天呗。”

方子跃有些迷惑：“那天外的天外呢？”

方以智有些老成地：“天外的天外是无。”

方其义：“哥哥，你骗人。”

方子跃：“天外的天外应该还有什么。”

方以智：“无是宇宙万物的原始，有是天地万物的理由。”

方子跃摇着头：“不懂。”

方以智：“我也说不清。”他陷入了沉思，他抬头望望茫茫苍苍的天空，

广袤无垠的大地，不由得想起了盘古开天地的神话，这也许就是祖先对天地奥秘的最初探索。钟山之神以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很明显，不过是古人对天体运行的幼稚认识。天地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他半知半解地和弟妹谈论天地的有和无，不过是前些日子看了老子的一些话而来，至于四十二章中的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这一、二、三是什么意思？他弄不明白。昨天，他和父亲一道去山上看庐墓的祖父。祖父终年研《易》，他常常说，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代表八种物象，八卦中每两卦都是对立的，阴阳是八卦的根本。两卦相叠可以衍为六十四卦，阴阳两种气体交感可以产生万物。这与老子的“道”是不是一个意思呢。他想得头都在发痛，理不出一个头绪来。

如果一切源于气，那就是气聚而生，气散而死。如果一切是人心创造的，那就该是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了。

他觉得肚子有些饿了，便独自下楼进伙房找吃的。陈妈和两个女佣都不在，木炭炉上的茶壶开了，蒸腾着热气，把壶盖顶得噼噼作响。炭火燃得正旺，冒出蓝悠悠的火苗。方以智在痴想，如果万物生以火呢？突然他觉得心里放了一道光明，太阳属火，普照天地，才有万物的生机。

六

清风阁是方维仪的小天地。在这里，她以诗书画来传达她的天分，描绘着世间万象。每当她沉浸在精神的世界里，才能获得艺术创作的沉醉和精神饥渴的满足，才得以慰藉她心灵的创伤，也只有她在吟诗作画之时，才能看到一个内心激荡、神采飘逸的方维仪。

论及她在文坛上的才名，许多须眉男子自叹弗如。即使是大家，也公认她的文章亮节明白，属文尔雅，推千古女师，清芬徽美。伤时之作，音高格峻，脱尽脂粉闺阁气，志在风骨，读来回肠荡气。观其书法，则有卫夫人之风采。所画花鸟虫鱼，观音罗汉，明朝三百年与其比肩者，寥寥无几，作品无不视为珍品。方以智小小年纪就才高志卓，与方维仪的提携约束有很大关系。

傍晚时分，一抹夕阳映在清风阁窗棂上。方维仪站在窗前，望着淡淡的远山，忽然有了兴致，随即镇纸作画。片刻，一幅幽壑晚霞图便跃然纸上。她反复端详，又添加了几笔，才点点头，题好笺，盖上印章。

陈妈进来：“二姐，外面有个女尼在门口已徘徊多时了。”

方维仪将画挂在墙上：“想必是你没问清她需要什么。”

陈妈：“这尼姑可怪了，什么都不要。只是微笑着说要见你。我看你正用

心作画，没敢打扰你。”

方维仪眉宇间跳了一下：“啊，你带她到楼上来。”

女尼走进来，捻着佛珠，不住地念着阿弥陀佛。方维仪见这女尼与自己年龄相当，但却骨淑风清，风神散朗，不似凡辈，忙请她坐下。那尼姑自我介绍是徽州府休宁人，名叫朱夷素，法号妙端，在黄山松涧庵修行，慕方维仪才名来到江北登门造访的，并带来了黄山上等茅峰贡菊等土特产品。

寒暄之后，这尼姑就神情专注地观画，她不禁轻吟画上的题诗：“倚窗望南山，落晖映云岚。幽壑白云飞，渔舟丹霞染。”停了一会，她转过身，望着方维仪：“好诗好画，无不臻妙，真不愧诗画中的妙品，不过，恕我直言，女施主佛缘已深了。”

妙端莞尔一笑，款款下楼。方维仪苦苦挽留她在白鹿山庄住些时日，妙端不肯。方维仪少不得送她。出了庄园，方维仪一直牵着妙端的手沿石阶而下。妙端走远了，她清秀的影子飘飘欲仙。

古松下，微微林涛，天地悠悠，白云飞渡。方维仪不觉一笑。

陈妈沿着小径一直寻到山下，才找到了方维仪：“二姐，你在这已经站了好久了，饭菜都凉了。”

方维仪浑然不觉，随口问道：“先生吃过了吗？”

陈妈：“方大人到光斗公家去了。”

方维仪皱了皱眉头，一些忧虑呈现在她的脸上。

方孔炤是趁方维仪送女师姑的当儿，溜出了白鹿山庄。

光斗公家在湖对岸的左岗。做了十八年的朝官，家里还是几间破草房。光斗公的清直在朝中无人不叹。当年，光宗的宠妃李选侍企图借熹宗年少在乾清宫不肯搬走。光斗公不顾宫廷铁幕重重，奋笔上疏，一炮轰得李选侍晕头转向，对此她恨之入骨，想召光斗公去乾清宫谈，他严词拒绝：“我乃天子的法官，非天子诏不赴，若辈何为者。”

最后李选侍无奈，只得灰溜溜离开了乾清宫，熹宗才得以登上皇位。

魏忠贤得势后，别人都不敢惹他，偏偏左光斗不买他的账。魏忠贤假以太子之命，索取“戚宛庄田”，左光斗怒不可遏：“尺地皆陛下有，御史奉命巡田，安敢私授？”从而与魏忠贤结下仇怨，实际上拉开了东林党人与魏党斗争的序幕。

方孔炤在朝廷深得这位年长老乡影响，同魏党斗争的第一天起，他就紧紧相随，而今天，两人都是失败者。

两位老友相见，并未显出特别的伤感，左光斗乐呵呵地拍着方孔炤肩膀说：“潜夫老弟，很对不起你呀，我的事牵连了你。你姐姐方维仪在家骂我了吧。”

方孔炤：“能沾上左公的一点名声，我感到非常荣耀。”

左光斗将方孔炤让进屋里，沏上茶笑着说：“孔炤弟，你住的是高楼，我住的是茅屋，在这里有辱你的斯文，你就将就着点吧。”

方孔炤：“瞧你说话，就像是天上打雷，炸炸乎乎的。你这东乡人的火爆脾气，看来是改不了啦。”

左光斗泡上一壶茶，方孔炤说：“得罪。”

左光斗说：“中午杀只鸡，我俩喝几杯。大行皇上生前赐我一瓶宫廷玉液，我一直没舍得喝呢。”

方孔炤眯着眼，望着左光斗：“那我可又沾光了。”

左光斗神情严肃地望着方孔炤：“潜夫弟，这事可够你喝一壶的。说吧，我走之后，你走之前，魏党都干了些什么？”

方孔炤轻轻地：“你知道吗？阮大铖在背后搞了鬼。”

左光斗叹了口气：“这个家乡的败类！”

阮大铖与方孔炤家相隔不远，同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此人外表骚雅倜傥，有文才，却也有一肚子坏水，善于投机钻营，逢迎拍马，热衷权势，是一个无耻文人，恶毒政客。

年初，吏部给事中缺额，阮大铖想得到这个缺，可无奈名声不好。他深知自己希望渺茫，想来想去，只好硬着头皮去找他的这两个老乡帮忙。

有天早朝回来，方孔炤刚洗罢脸，阮大铖后脚就进了院子。方孔炤心里一惊，脸上却含着笑：“哟，什么风把你这个大才子吹到我这个小院里来了？”

阮大铖连忙地：“哪里，我是个落魄之人，哪有你们东林党人扶持熹宗有功，正威风着呢，只怕我这个老乡辱了你们门楣。”

方孔炤招呼阮大铖坐下，泡了一杯茶，阮大铖双手接过，连声称谢。话不投机，阮大铖只好把话题引到墙上挂的一幅江山雾雪图上：“潜夫兄，这幅画可真是如同你我写照，旅人野外，艰辛跋涉，纤夫敞胸，渔人拉网，妇人难以御寒，瞧这景象，江天、坡岸、草桥，芦苇丛都是那么灰铅般颜色。我们长年离开家乡，在京城求生存发展，唉……”他显得有些伤感。

方孔炤知道他这一番话是在套近乎，但他从内心不得不佩服他在艺术上的深厚功力。这个人也只有面对艺术的时候，他才会流露出一种真实的情感，才能引发他内心世界中高尚的一面。

方孔炤淡淡一笑：“圆海兄，我要有你这样的才气，还做什么官，当一个大戏剧家，比什么都强。”

阮大铖连忙摆手：“唉，这一两年，赋闲在家，都快把我愁死了。今天来府上，一是拜访，二是想请你和光斗公到我家去坐坐。不知潜夫兄肯不肯赏